

科普特问题

埃及剧变后科普特人问题透视*

彭超

摘要: 2011年埃及剧变后,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纷争持续不断。埃及政府的政策选择、科普特正教会的“新米勒特”制度和海外科普特人的积极活动是造成当前科普特人处境的深层次原因。科普特人问题反映了埃及在民族国家构建中面临的困境,短期内科普特人问题仍难以解决。

关键词: 埃及;科普特人;民族国家

作者简介: 彭超,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河南郑州450001)。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5)05-0067-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埃及民生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BSS041)、2015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者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5-YXXX-02)、2013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犹太—中东史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编号:2013-CXTD-01)等项目资助。

科普特人是埃及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群体。科普特人问题是指科普特人在埃及社会与国家中的地位与处境问题。^① 2011年爆发“1·25革命”后,埃及政局持续动荡,总统频繁更换,直到2014年6月前军方领导人塞西脱下军装当选总统后局势才逐渐稳定。在这三年多中,科普特人遭受暴力袭击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那么,科普特人在这一时期的境遇如何?造成当今科普特人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本文就此试做探讨。

① 李福泉:《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载《世界民族》,2007年第5期,第18页。

一、埃及剧变及之后科普特人的基本状况

(一) “1·25 革命”时期

2011 年 1 月 25 日起,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爆发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以此向政府表达不满。在此类抗议运动面前,埃及科普特人和其他人一样,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一些人积极参与,一些人犹豫观望,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科普特人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族群,目前埃及的基督教会主要有三个:科普特福音教会(Coptic Evangelical Church)、科普特礼天主教会(Coptic Catholic Church)和科普特正教会(Coptic Orthodox Church)。上述三个教会在“革命”面前态度迥异。从街头运动的第一天起,科普特福音教会就宣布支持“革命”,并鼓励其信徒积极参与。该教会的萨迈赫·莫里斯(Sameh Moris)神父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表现突出,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科普特礼天主教会在“革命”面前态度模糊,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革命”。而拥有信徒最多、占埃及基督徒 95%的科普特正教会则旗帜鲜明反对“革命”。科普特正教会大主教欣诺达三世(Pope Shenouda III)多次宣布支持穆巴拉克以及穆巴拉克政府的合法性,他要求科普特人抵制示威活动。埃及官方媒体则不厌其烦地播报大主教的通告和大主教与穆巴拉克总统的呼吁。稍晚时候,正教会大主教发表了公开声明称:“感谢上帝,我的孩子们没有参加示威活动”。^① 这警告科普特人,示威者不是大主教的子民,也就意味着参与示威的人们就要面临教会的最高惩罚——革除教籍。大主教对正教会内神父阶层的命令发挥了作用:直到穆巴拉克倒台,几乎没有科普特正教会的神父等神职人员参加解放广场的示威活动。科普特正教会主教和神父尽最大努力劝阻科普特人参加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示威活动,他们宣称穆巴拉克政权倒台是十分危险的,一旦未来出现一个新政权(很有可能是伊斯兰政权),科普特人的前途更加堪忧。但是,成千上万的科普特青年冲破大主教的禁令,加入到了抗议活动中,与他们的穆斯林同胞携手并进,开罗解放广场上出现了星月环抱十字的旗帜。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后,一度短暂联合的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再度分裂,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活动频繁出现,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多座科普特教堂遭到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原本对埃及未来充满期望的科普特人再一次陷入到宗教争端的阴影中。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活动使得科普特人的境遇更加雪上加霜。

2011 年 3 月 28 日,埃及军方颁布了新的政党法,以降低组建新政党的门槛。但是,该政党法规定新党不能以宗教或社会阶层为成立基础。这给科普

^① Magdi Guirguis, “The Copts an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Various Attitudes and Dreams”, *Social Research*, Vol.79, No. 2, 2012, p.512.

特人组建自己的政党带来了一定限制。于是,一些科普特精英分子另辟它途,以“埃及”冠名建立政党,积极参与国内政党政治。4月3日,埃及兼富商、科普特人纳吉布·萨维里斯(Naguib Sawiris)和其他一些商界、文化界的个人与政治活动家领导创建了自由埃及人党(Free Egyptians Party)。该党成员包括埃及裔美国科学家法鲁克·巴兹(Farouk El-Baz)、埃及阿拉伯诗人艾哈迈德·福阿德·奈格姆(Ahmed Fouad Negm)等。由于长期被隔绝于政坛之外,科普特人缺乏政治经验,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有限。自由埃及人党加入了埃及人集团(Egyptian Bloc)^①,虽然参加了议会选举,但仍以很大差距败给了自由与正义党领导的埃及民主联盟和光明党领导的伊斯兰主义集团,具体得票情况见表1。

表 1: 2011~2012 年埃及议会选举得票情况(部分)^②

政党/联盟	理念立场	得票数	得票率 (%)	政党/联盟议席	个人议席	共计
埃及民主联盟	伊斯兰主义	10,138,134	37.5	127	108	235
伊斯兰主义集团	伊斯兰主义	7,534,266	27.8	96	27	123
新华夫党	国家自由主义	2,480,391	9.2	36	2	38
埃及人集团	社会自由主义	2,402,238	8.9	33	1	34

议会选举结果表明,代表埃及世俗派的立场和利益的包括自由埃及人党在内的埃及人集团在埃及议会得票较少,这也反映出了科普特人的政治力量比较微弱。

(二) 穆尔西执政时期

2012年6月30日,穆尔西就任穆巴拉克倒台后的首任埃及民选总统。在总统选举结果公布前,穆尔西曾在一次演说中承诺:就任总统后将致力于建设一个“世俗、民主、宪治”的现代化国家,自己将成为所有国民包括所有政治派系、穆斯林及基督徒的仆人,保证不会采取复仇和清算政策。^③他还放弃了自由与正义党主席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身份,竭力表现出要担任全民总统的姿态。^④穆尔西竞选埃及总统时,科普特人就对这位穆斯林兄弟会出身

① 埃及人集团是捍卫埃及人的世俗社会的政党组织,在议会选举中是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性政党的主要对手。

② 资料综合金字塔报网站(Ahram Oline)和维基百科网站。其中,自由埃及人党仅获得15个议席。

③ 《埃及军方祝贺穆尔西当选总统》,载《东方早报》,2012年6月25日。

④ 陈天社:《动荡不已:埃及政治与社会转型之困》,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的总统候选人持怀疑态度,在第一轮的总统选举投票中,多数科普特人将选票投给了世俗派的其他候选人,如艾哈迈德·沙菲克(Ahmad Shafiq)和哈姆丁·萨巴希(Hamdin Sabbahi)等。科普特人没有投票给穆尔西也成了日后遭受穆兄会成员袭击的原因之一。穆尔西上台后,埃及各地的科普特群体都表现出了同样的不满和担忧。部分穆兄会成员开始公开谴责科普特人在投票中支持穆尔西的对手,并且这种指责逐渐由大众层面转向官方层面。埃及社会民主党副主席、金字塔报战略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艾麦德·盖德(Emad Gad)对穆斯林袭击科普特人教堂后穆尔西总统派代表访问主教住所这一事件评论说:“(穆尔西)没有冒犯(科普特人),但是你们为什么恨穆尔西总统”?^①此外,科普特人还表现出对穆斯林在政府中掌握绝对权力的担忧与不信任。

穆尔西任内,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的暴力冲突在数量和烈度上都在增加。据埃及媒体报道,2010年,埃及共发生教派冲突45起;2011年上升到70起;2012年穆尔西执政时期又增加到112起。^②其中多起暴力冲突起源于琐事口角,最后演变为教派冲突。在这些教派冲突中,绝大多数都是激进的穆斯林主动袭击科普特人。矛盾的焦点是一些激进的穆斯林试图占领或摧毁科普特人的教堂和圣地。

穆尔西政府时期,许多新的宗教歧视开始出现。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区的穆斯林开始向科普特人征收“齐兹亚”(jizya)。“齐兹亚”指的是19世纪中叶以前,穆斯林向非穆斯林族群征收的“异教徒税”。另外一种歧视手段就是一些激进的穆斯林指责科普特人蔑视其伊斯兰信仰。在许多本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只要涉及科普特人,法庭就往往会对科普特人做出不公平的判决。据科普特人的报纸《祖国报》报道,2013年5月,埃及南部卢克索省的一位科普特人教师被学生指控侮辱伊斯兰教,她所在的学校校长和她的十位学生出庭作证她没有侮辱伊斯兰教的言行,但在判决时法庭仍坚持其他三位学生对该教师的指控成立,因为在法庭上伊斯兰激进分子十分嚣张,其中一位指控者的父亲还威胁道,如果该教师不被法律制裁,“一千人将会死于非命”。^③

在此形势下,穆尔西政府与科普特正教会的关系不断恶化。每当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发生教派冲突时,政府的新闻或通告总是偏袒穆斯林,而科普特正教会则有另外一种说法。以2013年4月7日开罗的一所教堂遇袭

^① Mariz Tadros, “Copts Under Mursi: Defiance in the Face of Denial”, *Middle East Report*, Vol.43, No. 267, 2013, p. 23.

^② Ibid.

^③ *Watani*, May 21, 2013.

为例,一群科普特人聚集在教堂为早前发生在吉萨省(Giza)教派冲突的死者举行集体葬礼。这些科普特人计划在葬礼后举行反对穆尔西总统的示威游行,当一些人走出教堂大门高呼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口号时,一群不明身份的穆斯林用石头袭击了他们。紧接着,在教堂入口处的一座大楼顶上出现了一批蒙面分子,他们携带火力强大的来复枪向试图恢复秩序的安全部队开火。这些蒙面分子到底是穆兄会分子还是试图保卫教堂及内部人员的科普特人尚不得而知。事件发生后,穆尔西总统一方面表示对此科普特教堂遇袭事件“感同身受”,一方面又拒绝前往教堂向大主教表示慰问,而是指派一位代表以他的名义前往教堂。与此同时,总统顾问发布了一项英文官方公告,声称“摄像机捕捉到了教堂顶上有人携带武器和火箭弹,与试图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激烈交火”。很明显,这项声明中政府的立场是科普特人应该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虽然没有指明,却暗示这些暴徒是科普特人。科普特大主教则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穆尔西承诺尽一切努力保护教堂,但事实上我们没有看到”,“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如此公然袭击埃及教会从来没有过”。^① 面对同一起事件,两种相互矛盾的描述和解读更加剧了穆斯林激进派与科普特人之间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埃及社会的稳定和两大族群的和解。

(三) 塞西政府时期

2013年6月,埃及多个城市爆发了反对穆尔西的示威游行。在其执政一周年的纪念日,埃及爆发了超过1400万人要求其下台的示威游行。2013年7月4日,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塞西宣布解除他的所有职务。但埃及的局势动荡又持续了近一年,在此期间,游行示威等街头运动不断。科普特人在近一年的混乱局势中受到袭击的事件也屡屡发生。2014年6月,塞西当选埃及总统,埃及局势才逐渐缓和。6月8日,科普特大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Tawadros II)和爱资哈尔大教长一起应邀出席塞西总统就职典礼,并肩坐在重要嘉宾席位上。根据梵蒂冈教会的新闻机构报道,塞西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教会在埃及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在埃及遭遇各种冲突时勇于抵制那些煽动内部冲突的势力”。^②

2015年1月6日,塞西总统访问了开罗的一座科普特教堂,参加了塔瓦德

^① Mariz Tadros, “Copts Under Mursi: Defiance in the Face of Denial”, *Middle East Report*, Vol.43, No. 267, 2013, p. 25.

^② 参见 New President al-Sisi Enhances the Role of the Coptic Church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Nation, http://fides.org/en/news/35864-AFRICA_EGYPT_New_President_al_Sisi_enhances_the_role_of_the_Coptic_Church_in_the_past_and_present_of_the_nation.

罗斯二世大主教主持的子夜弥撒圣祭。历任埃及总统大多是礼节性地向大主教祝贺科普特圣诞节,如纳赛尔总统和前临时政府总统曼苏尔(Mansour)一般在圣诞前象征性地拜访科普特教会,而穆巴拉克总统和穆尔西总统只是通过电话礼节性的向科普特大主教表示祝贺。埃及总统本人亲自参与科普特教会子夜弥撒圣祭在埃及科普特教会的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埃及国家电视台直播了这台弥撒圣祭,塞西总统站在科普特大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的身旁发表了简短讲话。在讲话中,塞西总统称“埃及曾教给了全世界以文明和人性,当今世界对埃及满怀新的期待”。^①塞西政府与科普特教会关系的缓和给处于不利境地的科普特人带来了一丝希望。

2015 年 2 月 15 日,“伊斯兰国”的利比亚分支在其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段长达 5 分钟的视频,该视频中有 21 名人质被蒙面武装分子残忍杀害。据称这批人质是该组织早前(1 月)绑架的埃及科普特人。作为回应,埃及总统塞西在 15 日夜宣布,埃及保留适时采取行动对极端组织杀害埃及人质事件作出回应的权利。埃军方于 16 日凌晨即对利比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行动,至少炸死了 40 名极端分子。塞西政府果断、及时的回应表明埃及重视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也让科普特人感受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正逐渐受到重视和保护。

对于塞西政府而言,在经历了三年多的动荡之后,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局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此外,埃及还面临着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的外部挑战。因此,构建国内族群团结的局面对于塞西政府来说十分必要。塞西在其总统就职仪式上邀请科普特大主教和爱资哈尔大教长共同出席,并高度称赞科普特人在埃及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本身就是试图缓和国内教派、族群矛盾的一个重要信号。

总体上看,“1·25 革命”后科普特人的处境与穆巴拉克时期相比并没有较大改善,但在以上三个时期,科普特人的处境显示出不同的阶段性。在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1·25 革命”中,科普特人自身分化加剧,经历了与穆斯林短暂的团结又转而成国内教派冲突的主要受害者。穆尔西执政时期,埃及国家的伊斯兰属性不断得到强化,科普特人的处境更加糟糕,几乎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科普特人的教堂、圣地等设施屡屡遭到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冲击与袭击,普通科普特人在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时往往受到限制,甚至有时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塞西总统执政后,着力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强

^① 参见 President al-Sisi attends Coptic Christmas mass at Cairo Abbasiya Cathedral, http://fides.org/en/news/37048-AFRICA_EGYPT_President_al_Sisi_attends_Coptic_Christmas_mass_at_Cairo_Abbasiya_Cathedral.

调国内族群团结,维护国家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给科普特人境遇的好转带来了希望。

二、科普特人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科普特人占埃及总人口的 10% 左右,长久以来,科普特人作为信奉异教的少数民族,受到了本国和外来穆斯林统治集团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压迫。尽管如此,科普特人大体上总能以国家利益为上,和穆斯林同胞和衷共济,为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做出应有的贡献。^① 因此,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科普特问题对埃及社会影响很小。但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特别是萨达特执政起,科普特人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被边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普特人在就业、受教育、司法、修建教堂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倍受歧视和不公正对待。这跟埃及政府的政策选择,以及埃及科普特教会的“新米勒特制度”和海外科普特人的积极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一) 埃及政府:政策失当

宗教信仰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不同时期埃及面临的国际国内情况不同,因此历届埃及总统在处理国内宗教问题上的方式都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和结果也有所不同。纳赛尔总统时期,在世俗主义的指导下,科普特人与穆斯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但科普特人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在 1957 年举行的革命后首次国民议会选举中,科普特人无人当选。为营造国民团结的氛围,纳赛尔动用总统特权任命 8~10 名科普特人不经选举直接进入议会。^② 科普特人积极接受世俗教育,在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要普遍好于他们的穆斯林同胞。科普特人因此在财政、金融等部门形成了传统优势,在医疗卫生等方面优势更加明显。但其后果是,一些由科普特人控制的大型企业,诸如马嘉和摩根(Magar & Morgan)汽车公司和开罗银行等都被纳赛尔国有化。此外,纳赛尔政府还在传统的科普特人集中的部门,例如财政以及医学等领域减少对科普特人的录用。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军事、情报等部门,科普特人更是寥寥无几。纳赛尔政府的政策基本奠定了科普特人日后在公共事务部门受到歧视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局面。

^① 杨灏城、朱克柔:《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页。

^② J. D. Pennington, "The Copts in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 Studies*, Vol.18, No.2, 1982, p.164.

萨达特政府时期,内阁中只有三名科普特人部长,其中包括负责议会事务的副总理菲克里·马克拉姆·艾博(Fikry Makram Ebeid)和外交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Ghali)。为缓和科普特人的不满情绪,萨达特当局在 1979 年的议会选举中首次确认了保证两到三名科普特人当选和任命科普特人任副职的政治架构。但是,埃及高级公务员阶层中科普特人比例仍大大低于其占埃及总人口的比例;据 1977 年法国《世界报》报道,埃及政府中 600 名副部长及以上级别职位中只有 14~15 名是科普特人。^① 在教育方面,传统上科普特人在埃及的顶级大学和政府公派留学考试中占有优势地位,但萨达特政府改变了政策,直接导致大学中的科普特人比例不断下降。长期以来,科普特人在政府公派留学考试中一直表现非凡,人数大大超出其占总人口比例,但后来政府在选拔程序中加入了一项面试,这使得被选出的科普特人占政府公派留学人员中的比重只占 2%。^② 科普特人进入大学任教、在政府部门或公有单位任职晋升到职业顶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萨达特当局对于科普特人晋升的态度是:一旦任命科普特人就会激怒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因此,科普特人在就业等方面仅仅限于职业领域的中低层。

穆巴拉克政府时期,政府大力打击和镇压各种极端组织,同时注意改善和科普特教会的关系,科普特人的境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好转。但是,科普特人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歧视仍十分明显。科普特人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大大低于其在埃及总人口中的比例。(见表 2)

表 2: 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人在埃及政治生活的参与度^③

	穆斯林	科普特人
占总人口比例	80~90%	10~20%
建造宗教建筑的自由	100%	0%
各省省长	100%	0%
大学校长/学院院长	100%	0%
军警高官	100%	0%
报纸/杂志主编	100%	0%

① J. D. Pennington, "The Copts in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 Studies*, Vol.18, No.2, 1982, p.169.

② J. D. Pennington, "The Copts in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 Studies*, Vol.18, No.2, 1982, p.169.

③ Martyn Thomas, Adly A. Youssef, *Copts in Egypt: A Christian Minority Under Siege*, p.31.转引自张燕军:《中东国家建构中的少数民族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89 页。

(续表)

	穆斯林	科普特人
内阁部长	97.75%	2.25%
驻外大使	99.6%	0.4%
议会成员	98.7%	1.3%
高等法院法官	99%	1%
军警院校学生	99%	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埃及高级公务员阶层和一些关系国家安全的敏感部门几乎完全对科普特人关闭。尽管偶尔有科普特人能够进入内阁,担任部长,但仅仅是当局为了营造“国民团结”的气氛而给予的“恩赐”。在这种大环境下,埃及科普特人的政治力量羸弱程度也可见一斑。

(二) 科普特正教会:“新米勒特制”加剧矛盾

埃及科普特人中95%是科普特正教信徒。科普特正教会在维护科普特人权益、强化科普特人基督教信仰、规范科普特人私人与公共生活,塑造科普特人特质、构建科普特人认同等方面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科普特正教会与埃及政府的关系,特别是科普特正教会大主教与埃及总统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科普特人的地位和处境。纳赛尔时期,科普特正教会与埃及政府的关系相对缓和。萨达特时期,科普特正教会与埃及政府矛盾突出,萨达特废除了大主教的职务,逮捕了一批制造民族冲突的穆斯林和科普特极端分子,关闭了所有的科普特报纸。穆巴拉克时期,正教会与埃及政府关系逐步升温。穆巴拉克在科普特问题上调整策略,试图缓和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并改善埃及因科普特问题在国际社会上的不良形象和地位。1983年,穆巴拉克总统恢复了大主教欣诺达三世的职务。大主教不再与政府直接对抗,也不再批评穆巴拉克的宗教政策,而是积极拉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兴建新教堂的许可,并积极吸收科普特精英分子到教会内部。对此,有学者评论道:“穆巴拉克时期是科普特人最艰难的时期,但是对于科普特神职人员和精英分子来说,是最好的时期”。^①这也是在“1·25革命”时期科普特大主教反对游行,支持穆巴拉克政权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科普特正教会的“新米勒特制”策略是造成科普特人遭到歧视甚至侵害的重要原因。穆巴拉克时期的科普特教会改变了以往的国家教会关系模式,建立了一种所谓的“新米勒特制”。“米勒特”制度是指奥斯曼帝国

^① Magdi Guirguis, “The Copts an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 Various Attitudes and Dreams”, *Social Research*, Vol.79, No.2, 2012, p.529.

时期针对境内多种宗教、教派和民族并存的实际情况而实行的一种宗教自治制度。米勒特委员会(The Millet Council)是国家政治生活层面全体科普特人利益的代表,拥有监督教会、神父的活动,以及与教会和修道院相关的所有财务和行政事务的权力。米勒特委员会由全体科普特人选举产生。在科普特正教会内部,则存在着一个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圣议会(教会委员会,The Holy Synod)。1962年,纳赛尔总统废除了米勒特委员会,让科普特大主教再度成为了科普特人的“专制君主”。^①穆巴拉克时期,大主教欣诺达三世亲自任命圣议会成员,不断扩大圣议会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声称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代表科普特人,逐步形成了新的“米勒特委员会”。至此,埃及社会形成了科普特正教会神职人员直接代表科普特人的局面。这种“新米勒特制”让全体科普特人与正教会紧紧联系在一起。科普特正教会在埃及构建出了“科普特正教会代表全体科普特人”的理念,使得原本不属于教派冲突的事件也成了教派冲突:只要涉及到科普特人与穆斯林的矛盾,哪怕是单纯的民事纠纷也会被打上教派冲突的标签。

(三) 海外科普特人: 诱发国内教派冲突

纳赛尔革命后取缔了科普特政党,剥夺了科普特人的经济来源。政府单位、公共部门和大学岗位减少了对科普特人的任用机会,加之私营企业经营不善,导致成千上万中产阶级的科普特人移居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这些人被称作“流散的科普特人”。据统计,美国约有 20 万科普特人,加拿大约有 5 万,澳大利亚有 5 万。而科普特人组织则宣称实际人数要比上述数字多的多。^②此外,在科威特、英国、法国、南非等国家都存在少量的科普特人社团。海外科普特人在维护埃及国内科普特社团利益的问题上非常团结,他们的积极活动使得科普特人问题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美国科普特社团成立了美国科普特人联盟(American Coptic Union),该联盟的成立宣言称:将致力于提醒人们对于生活在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的关注,同时教育在埃及和海外的科普特人关注人权、民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该联盟还不定期举行科普特人大会,积极联系在英国、澳大利亚的科普特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埃及科普特人问题。长期以来,埃及政府一直指责海外流散的科普特活动分子是外国人,攻击埃及的国家主权、尊严和团结。^③埃及媒体则习惯性地指责这些人是“埃及的叛徒”。^④海外科普特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埃及的对外形象造成了伤害,

① J. D. Pennington, "The Copts in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 Studies*, Vol.18, No.2, 1982, p.165.

② 数据参见科普特人信贷联盟项目网站, <http://www.copticcuc.com/WhyCCU.html>

③ Michael Wahid Hanna,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Coptic Activism in the Diaspora", *Middle East Report*, Vol.43, No.267, 2013, p.29.

④ Elizabeth Iskander, *Sectarian Conflict in Egypt: Coptic Media,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2, p.34.

给埃及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以萨达特时期为例,萨达特访美期间,在美国的科普特人组织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就国内的科普特人问题提出抗议。美国著名的科普特活动家肖基·卡拉斯(Shawki Karass)还出版了一份时事通讯,以漫画等形式揭露埃及国内穆斯林对科普特人的迫害。^①这些事情使萨达特总统大为光火。回国后不久,他便废黜了时任科普特大主教的职务。而愤怒的埃及国内穆斯林则把矛头指向了科普特人,双方的宗教纷争由此不断尖锐。

一般来说,海外科普特人的活动越是频繁、影响力越大,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的处境就越不利,越容易遭到穆斯林的敌视,成为被袭击的对象。埃及国内的穆斯林本来就质疑科普特人对埃及的忠诚,加之政府和媒体不断指责海外科普特人的活动,在许多埃及穆斯林心中,科普特人是“西方势力”的“第五纵队”。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的处境自然不容乐观。此外,海外科普特人的某些极端言论或者行为也导致国内科普特人遭到穆斯林的敌视。如2012年,美籍科普特人纳库拉·巴塞利(Nakoula Basseley)制作并导演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Innocence of Muslims)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穆斯林的愤怒回击。巴塞利本人也被伊朗等国通缉。在埃及国内,这又引起了新一轮的教派冲突。

三、结语

近代埃及科普特人与穆斯林的冲突反映了埃及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困境。科普特人问题,实质上是埃及在构建民族国家时没有能够建立起包容性的国家认同。由于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对于埃及历史和属性有着不同的解读和认识,在如何对待埃及历史特别是埃及近现代史上,双方心态不同。国内学者杨灏城认为:“科普特人由于其历史、命运和兴衰与埃及大地紧紧相连,因此理所当然地强烈感情认同与埃及的埃及属性”。^②而占埃及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则强调埃及的阿拉伯伊斯兰属性。在埃及被伊斯兰化的一千多年里,传统伊斯兰的政治秩序在埃及已经根深蒂固。穆斯林已经习惯把异教徒作为“迪米人”(Dhimmi,“被保护民”)看待,“被保护民”虽然能够保留宗教信仰,但是社会地位很低,需要缴纳异教徒税,且不能反对穆斯林。即便是如此,这一时期埃及科普特人与穆斯林大体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近代以来,一方面随着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和埃及独立建国实践的深入,一个现代的埃及民族国家内

^① J. D. Pennington, “The Copts in Modern Egypt,” *Middle East Studies*, Vol.18, No.2, 1982, p.173.

^②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2页。

部不容许出现一个自治团体,特别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自治团体。另一方面,埃及科普特人也逐步接触到了西方的公民、民族等理念,逐步觉醒并开始关心自身权益和地位。科普特人正由昔日的“被保护民”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公民转变,不再满足于所谓的“少数群体”、“宗教少数派”等“二等公民”地位。埃及国内的大多数穆斯林从宗教情感出发,试图否认科普特人在埃及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否认科普特人的平等地位,并试图强制科普特人改变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这只能不断加深两大族群的对立和纷争。

对于科普特人自身来说,由于只占埃及人数的很小一部分,在埃及的要害部门和关键领域人数更是微乎其微,科普特人因此无力在埃及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较大作用。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正教会的转变也使其不再被视为“全体科普特人利益的代表”,科普特人的自身分化不断加剧,其处境的改善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仰赖于政府的“善意”^①。科普特人虽对祖国埃及绝对忠诚,但他们仍没有获得穆斯林的平等对待。科普特人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的埃及,但剧变后的穆尔西政府不断强化埃及的“伊斯兰属性”,这种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开倒车”的做法,进一步招致科普特人的反对和抗议。对于塞西政府来说,妥善处理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的纷争,弥合双方矛盾,在社会中构建符合全体埃及人利益和愿望的国家认同,团结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埃及全体国民,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保证政权稳定的必由之路,否则也会像穆尔西政权那样,在埃及人民的抗议声中黯然下台。从长远看,埃及的科普特人问题将继续困扰塞西及其后继的埃及政府,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勇气。

^① 李福泉:《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载《世界民族》,2007年第5期,第27页。

Introspection on Coptic Issue after the Egypt Turmoil

PENG Chao

(Peng Chao,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1/25 revolution, disputes between Copts and Muslim in Egypt continued. There are three deep reasons which lea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Copts faced, the policy of Egypt authority, the neo-millet system of the Coptic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positive activities of Copts in diaspora. The Copt issue reflects the plight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nation-state in Egypt, it can be solved in a short time.

Key Words Egypt; Copts; Nation-state

(责任编辑: 李 意)